

操行、法規與正義

雲 德

任何一個智力健全可獨立生活的公民都會承擔一定的社會角色，並在特定位置上承擔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所謂操行，既指一個人按社會公德和行業規範履職盡責的完成度，也包括個人品德與操守方面的自律底線。儘管作為一個中性詞彙，操行在不同行當、不同人群中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這裏所講的操行當以社會正義為基準，因為沒有這個基準，操行就很容易會變成個人或小團體維護一己私利的工具和藉口。

正義作為維繫人際關係和社會運行最根本的價值尺度，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必須努力爭取且期待達到的一種社會公平和道德公正的狀態，也是個人在法律和道德框架內傾心嚮往且謀取的公平、公正且合理的公民權益。正義不僅體現在個人行為上，更體現在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中，生而人人平等、資源合理分配、制度公平、司法公正等等，都是社會正義的本質體現。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商人守公平交易的法則，缺斤短兩，以假亂真，大失商業信譽；醫生不講救死扶傷的天職，視患者為仇讎，玩忽職守，草菅人命；教師忘卻教書育人的本分，草率敷衍，信口雌黃，不配為人師表；執法者無視法制尊嚴，徇私舞弊，吃拿卡要，魚肉鄉里；官員丟棄執政為民的理念，貪贓枉法、胡作非為。這些看似屬於個人以權謀私、操守不良的行為，因為借助於公權而得以實施，必然就會傷害且危及公眾對公平正義的虔誠信仰，給社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改變這類惡劣的社會風氣，首先必須嚴格規範每個崗位履職人的職業操守，強化普通公民的文明素養和良好道德的養成。因為社會的

正義要靠規範的履職行為來完成，而良好操行又是確保履職規範的前提與支撐。一個人的品德與操行，會直接影響他的公共行為，人們很難設想，一個沒有良好操行的人會依規依法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若不能依法履職、恪盡職守，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又何從談起？可以說，履責是實現正義的基礎，操行是正義實施的保障，而正義則是職責和操行的追求目標，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價值鏈。只有相互協調一致，行為的最終結局才能真正指向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何以保證三者協調呢？道德自律、條例約束，或許都有一定效果，能夠發揮積極的調節作用，然而，在以交換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事情全憑個人自覺來完成，恐怕難度巨大。因為現實世界人的欲望需求廣泛而迫切，生活中的各種誘惑很多，誠如行車遇紅燈則停的交規，白天人多、有警察監督，停車沒問題；但無探頭且無行人的夜晚，闖紅燈者就大有人在，說明守規之意，唯懼罰之念是存。所以，解決依規履職問題的根本之道還在法治。法治者，集社會公意而鑄成，森嚴冷硬，不可更易；觸之則傷，破之則罪；入此疆界，必須俯首就範。倘若每個公民、每個行業和部門都能依法行事、依法監督，自然就會大大減少履職中胡亂作為的隨意現象，如是再加上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法律的威懾力更會有效降低違法亂紀行為的發生概率。

希臘神話中忒彌斯女神是正義的化身，一手持天平、一手拿劍是她經典的形象。天平者，作為衡量事物輕重的工具，代表理性客觀的判斷，象徵着司法對證據、理由和訴求的公平裁量；而劍，作為古代重要武器，象徵着司法的威嚴和力量。二者同時出鏡，意謂着，如



果只有天平而沒有劍，違法犯罪行為不受強力制裁，法律則成一紙空文，社會正義就無法得以有效維護；如果只有劍而沒有天平，法律則會淪為赤裸裸的暴力，失去正義的本質。這就是正義面臨的最為深刻的困境，也是正義女神的塑像眼睛上經常被蒙着布條的原因。蒙布條的舉動警示人們，正義的邊界有時並不那麼容易作出非黑即白、涇渭分明的劃分，它既需要劍下的強制，也需要心靈的參與、情感的掂量和理智的判斷。

人們務必清醒地看到，現實社會中生活着的都是富有個性的活生生的具體人，大家的性格、興趣、愛好和行為方式迥然不一，生命的軌跡更是繽紛多姿，法律不可能規範到每個社會現象和生活細節，何況人的智力、能力和水平又千差萬別，對於法律的認識和職責的理解同樣參差不齊，如果刻板地要求千篇一律，社會固然可能井然有序，但定會變得冰冷僵硬，完全失去彈性。所以，如何在個性與共性、個

◀香港終審法院大樓上的正義女神雕像。

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法治與德治、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間找到平衡，同樣也是尋求社會正義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法治講究程序的正義，哪怕是明知十惡不赦之徒，也要給其中辯權力；即便證據確鑿，也要容許辯護律師百般詰問。恰因這程序的正義，或讓重案久拖不決，正義遲遲無法伸張，甚至還可能讓壞人逃脫懲罰，最終得不到正義的結果。猶如醫者治病，程序正義是醫術，結果正義是祛病。如庸醫以虎狼之藥致人死命，程序正義無可挑剔，但缺德程序卻戕害了治病救人的正義自身。是故，在嚴格的法律程序之外，依然不能缺少道德與情感的介入；要允許在法律劃定的不可逾越的界外，給德性更多自由的活動區域。兩者各司其職，相互為用，社會方能剛柔相濟、相得益彰。

法治與德治不僅不對立，而且還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我們只有注重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養和遵紀守法的良好操行，建立起普遍化的心悅誠服、發自內心的道德自律，才能充分發揮每個公民的自由天性，給社會一個其樂融融的生活空間；只有激活現代法治的聰明智慧，在法律的框架內注入更多人性的關懷，讓公平正義充滿溫情與暖意，才能帶給人們更多的希望之光，讓周圍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七日談

(北京篇)

「歷史型 IP」鍾馗：從夢境到遊戲的千年職涯(下)

如是我見
張譽允

一雅一俗，恰恰構成了鍾馗IP雙線發展的關鍵階段。文人畫的象徵寄託與年畫的世俗趣味，看似分屬兩個世界，實則互為補充：前者使鍾馗具備精神層面的詮釋價值，後者則有助於其在民間的普遍流通。當「斬小人」、「嫁妹」、「迎嫁娶」、「夜遊」等多樣主題一同展開，鍾馗已不只是辟邪神祇，而是成為跨越雅俗的文化符號。這種多義性，正是後來文創產業鏈能夠誕生的雛形——因為只有當一個角色能在雅與俗之間自由切換，並且衍生出多樣化的題材資源，它才有潛力成為大眾審美與文化欣賞的「相對一致」，甚至直接觸碰到文化消費的可能性。

到了當代，電子遊戲《黑神話：鍾馗》再次讓他以新姿態登場。這裏的操作，已經不是單純地「再創」，而是全面地「再生產」。鍾馗被重新設定為3A遊戲主角，他的故事背景被改寫，戰鬥力重新設計，甚至在可見的將來，也會像《黑神話：悟空》一樣，延伸出周邊、手辦、短片二創等等完整的商業鏈。這一階段，他新增的文創元素是「產業化」：不再只是一幅畫像或一張年畫，而是全球市場可以消費的文化商品。這樣的轉型，使他從一個本土神祇徹底變成跨國IP。

回顧這千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歷年不斷的續航線：唐代夢境賦予他合法性，鍾馗從失意之鬼成為可視化的圖像；歲時習俗綁定他與節日，鍾馗從宮廷故事轉化為全民符號；繪畫文本拓展了他的多義性，使他兼具文人象徵與民間實用；現代遊戲則將他產業化，徹底變身為跨界流通的文化商品。這樣的層層推進，讓鍾馗不斷更新角色定位，顯示了文化資產能同時兼顧不同社群的需求，並預示了IP最重要的特徵——可持續的多重轉化。

或許這才是鍾馗最驚人的地方：他並沒有被鎖死在傳說裏，而是不斷進行「版本更新」。千年來，他的職涯只有一個主題：不斷變成下一代觀眾需要的樣子，所以始終能在不同時代找到自己的舞台。這樣的持續再生產，正是「歷史型IP」的最大魔力。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的幾位大師中，羅吉爾·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算是承上啟下的重量級巨擘。出生於圖爾奈的他曾在和揚·凡·艾克並列「弗拉芒原始派」初代大佬的羅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工作坊內學習；又在圖爾奈和布魯日接觸到了揚·凡·艾克並受其影響；之後他的工坊中還接收了年輕的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做學徒，老中青三代巨匠的風格傳承均因他一人銜接。揚·凡·艾克和漢斯·梅姆林長眠於布魯日，凡·德·維登則在布魯塞爾去世。當我在布魯日城相繼找尋了前兩位的長眠之地後，拜謁凡·德·維登就成了我布魯塞爾此行的重頭戲。

抵達布魯塞爾入住The Dominican酒店，進房間發現桌上擺着個速寫本，翻開才意識到，所住酒店竟是法國新古典主義巨匠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在被流放到布魯塞爾後的居所。稍作休整用導航一查，距埋葬凡·德·維登的聖邁克爾和聖古都勒主教座堂(St. Michael and St. Gudula Cathedral)原來僅需徒步五分鐘。有時，看似偶然實則都是必然，毫無功利心地從事着自己熱愛的事業，一切巧合似乎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次日陽光明媚，吃完早餐便踮躑着前去拜謁大師。作為布魯塞爾城最重要的地標性建築之一，主座教堂的哥德式雙塔外觀和巴黎聖母院近似。教堂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紀，一五一九年，翻修了近三個世紀的主座教堂徹底竣工，便是今日我眼前的模樣。一四六四年六月十八日，六十五歲的凡·德·維登在布魯塞爾與世長辭。據史料記載，他被安葬在

凡·德·維登的「指引」



◀布魯塞爾聖邁克爾和聖古都勒主教座堂內的凡·德·維登紀念碑。作者供圖

聖邁克爾和聖古都勒主教座堂中聖凱瑟琳禮拜堂內祭壇的正下方。想凡·艾克安息的聖多納蒂安教堂(Sint-Donaaskathedraal)如今僅剩地基遺址；漢斯·梅姆林長眠的聖吉列斯教堂(Sint-Gilliskerk)也因無法確認其埋葬位置，如今在教堂正門口的牆上安置了一塊紀念石碑，並在室內石柱上包裹了一個頗為當代的環形鏤空金屬字牌以示紀念。相比之下，凡·德·維登之墓有着如此詳盡的記載，想來應是很容易找到的。然而，我想簡單了。

走進宏偉的教堂內部，順時針開始尋找聖凱瑟琳禮拜堂，轉了三圈都沒找到。教堂中部左側的位置還設有收費的大教堂博物館，禮拜堂會不會在裏面？我專門花了三歐進去參觀，

裏面除了一些歷代主教遺留的珍稀物品，以及活躍於布魯塞爾的十六世紀尼德蘭畫家米歇爾·科克希(Michel Coxcie)的兩件三聯祭壇畫《最後的晚餐》和《聖古都勒的傳說》，沒有任何聖凱瑟琳禮拜堂的痕跡。試圖諮詢博物館入口處售票的老阿姨，英語基本不會的她從沒聽過凡·德·維登的名字。莫非史料記載有誤？我站在主祭壇旁邊心裏嘀咕。不過，這並未動搖我的信念。再接再找找。

圍着教堂內部又轉了好幾圈，每個禮拜堂我都會進去仔細地檢查刻在地面石板上的銘文，進來已半小時了仍一無所獲，不免略感焦躁。突然，位於主祭壇左側、大教堂博物館正後方的員工辦公區門口，牆上的兩塊銅牌經由一束日光所折射出的反光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那塊用鍛銅浮雕技法呈現了凡·德·維登代表作《為聖母畫像的聖路加》中執筆造像的繪畫守護神聖路加形象，下面的銅牌則刻着「羅吉爾·凡·德·維登紀念碑，生於一三九九年，布魯塞爾城打造、享譽世界的傑出畫家，一四六四年葬於這座大教堂內」。兩塊銅製紀念牌於一九三〇年打造，以緬懷這位長眠於此的「弗拉芒原始派」巨匠。至於其安息的具體位置，想必和同行揚·凡·艾克與漢斯·梅姆林一樣無從尋覓了。

站在紀念碑前良久，以至於過往的遊客都對我面對角落中的兩塊銅牌狂拍而面露疑惑。每次歐洲藝術深度遊，行前我都會做足功課。除了博物館、美術館、教堂和藝術家故居，甚至他們的安息之地我都力爭前往致意。因為我覺得，哪怕是區區幾分鐘的「時空交集」，他們也會隔空「賜予」我靈感，讓走進歷史的我直觀地感受到他們曾真實存在過。正因抱着這種心態，冥冥之中彷彿總有助力，那些大師們的在天之靈都在指引我來到他們身邊。這些奇妙體驗背後的個中深意，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探索羅斯托克(上)

德國北部有一個海港城市羅斯托克(Rostock)，它是德國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大港口城市之一，也是通往丹麥、芬蘭、瑞典和俄羅斯等國的交通樞紐，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會乘坐郵輪從波羅的海抵達這個城市的海港——瓦爾內明德，在郵輪碼頭開啟對羅斯托克的探索。我沒有乘坐郵輪，受朋友之邀，從香港直接飛往漢堡。

九月的羅斯托克氣溫宜人，是一年當中極為舒服的季節，一派秋天的感覺。朋友捧着鮮花在漢堡機場接我。大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一路上極目所至，滿眼鬱鬱蔥蔥，路兩旁盡是茂密的叢林，高大的樹木，濃密的枝葉自由地向天空無限伸展。天空是那麼藍，湖水是那麼白，白雲是那麼白，新疆棉花的白，厚重的積雲層層疊疊。太陽耀眼地高掛天空。朋友建議我戴上墨鏡遮陽，九月的陽光實在太熱烈太熱情了。

路旁不時出現田地，一望無垠。有的土地是咖啡色，有的是土黃色，有的是紅褐色，鬆軟的濕潤的，上面有剛剛露頭的嫩芽，陽光下閃着綠油油的光芒；大片大片約二米高的玉米開始吐穗，穗子在風中搖曳多姿。而在田野一角，總是有一架農具車靜靜駐守着那片田野。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田野上那些有數十米高的乳白色風力渦輪機(Wind Turbines)，高高的塔架上隱藏了風輪和發電機，默默把風能轉化為電能。從遠處看，一排排，它們就像孩子們的玩具；近了，它們卻像一個個沉默的巨人，或在風中緩慢轉動，或完全靜止不動，彷彿在聽風聲聽雨聲，聽白雲的小跑聲。朋友言之鑿鑿地說，這些風力渦輪機許多是中國製造，在德國，到處可見中國製造的產品。我忍不住心中竊喜，為中國的日益強大而自信而自豪。

朋友的家是一幢三層高的白房子，與鄰

里緊密相連，房後的花園也幾乎看不到分界線。鄰居家蘋果樹的枝葉伸延到他家裏，沉甸甸的蘋果呼喚着我去品嚐它；而朋友家的月季花開在了鄰居家院落的窗邊，紅得絢爛。他說，和鄰居的關係是彼此信任、守望相助的。

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就出發前往市中心，朋友建議我搭有軌電車。羅斯托克市的有軌電車於一九〇四年投入使用，共有六條電車線路，朋友家門口的是1號線路，到市中心只需要大約十五分鐘。二〇二一年七月，著名的中歐班列從浙江義烏市鐵路西站啟程，以鐵路和海洋聯運的運輸方式，駛往的就是羅斯托克海港。

有軌電車慢行在一座不染的古城，到處可見茂盛的樹木，紅的黃的紫的野果壓得枝頭顫動，噥噥鳴叫的小鳥飛來飛去，顏色鮮艷的各式老房子新房子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給。沿途真是美景無限。

名聞遐邇的聖瑪麗教堂(Marienkirche)就在有軌電車軌道旁，磚砌的哥德式建築頂直插雲端，裏面壯觀的天文鐘建造於一四七二年，距今已有五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古老的機械裝置至今仍運作如常，不得不讚嘆德國人五百多年前的機械技術是多麼神奇。

經過一四一九年成立的、北歐最古老的大學——羅斯托克大學，欣賞建於中世紀的聖十字修道院，各種保存完好的建於中世紀的施泰因門、科略佩林門、門興門等令人嘆為觀止。最後來到巴洛克風格的市政廳和新市場廣場(Neuer Markt)，忍不住像許多當地人一樣，每人買了一大杯雪糕，坐在廣場中央的石台階上，聽現場一位男士鋼琴演奏，潺潺流動的悠揚樂曲和清風，令人感覺自己的精神如同在十四至十五世紀的歷史建築群間穿梭，從遠古到現代，從現代到遠古。

域外漫筆
王非